

在海^海的尽头遇见你

LE GRAND

MARIN

CATHERINE POULAIN

〔法〕卡特琳·普兰 著

孟婕 译

非外借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在海的尽头
LE GRAND MARIN
遇见你

〔法〕卡特琳·普兰 著
孟 婕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01-2018-1628

Le grand marin

© Éditions de l'Olivier, 2016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Dakai Agency Limit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海的尽头遇见你/(法)卡特琳·普兰著;孟婕
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
ISBN 978-7-02-014091-6

I. ①在… II. ①卡… ②孟… III. ①自传体小说—
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62759 号

责任编辑 朱卫净 潘丽萍
封面设计 钱 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227 千字
开 本 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印 张 11.25
插 页 2
版 次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978-7-02-014091-6
定 价 4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

哦，你呀，孤独的歌者，独自吟唱，护佑着我，
哦，我呀，孤独的听众，再也不要停止，永久地拥有你，
再也不要逃避，愿余音缭绕，
失意爱情的哀号，再也不要从我心上消逝，
再不是那一夜之前，心境安宁的孩童，
那一夜的大海，下陷的黄色月亮，
使者升腾我的心火，教我坠入甜蜜的地狱，
未知的热望，我的命运。^①

沃尔特·惠特曼

① 引自《草叶集》中《来自无尽摆动的摇篮》一诗第九节前两段。

你该永远在奔赴阿拉斯加的路上。可真到了那儿，又有什么好处呢？是夜，我打点了自己的包。一天，我离开托盘般的马诺斯克^①、小刀般的马诺斯克，正值二月，酒吧并没有日渐空荡，依然充斥着烟雾与啤酒。我启程，前往世界尽头的蔚蓝海域，向着晶莹之地、险恶之地，我启程。我不想死于无聊、啤酒抑或一颗流弹。死于不幸。我启程。你疯了，他们嘲笑道。他们老爱嘲笑。孤零零在船上，和一帮大老爷们一块儿，你疯了……他们大笑。

笑吧。喝吧。醉吧。想死就去死吧。我可不要。我要动身去阿拉斯加捕鱼了。再见。

我出发了。

我将穿越那个辽阔的国家。在纽约我想哭。我的泪滴在牛奶咖啡里，随后我走出去。还非常早，我沿着大街行走，一路冷清。夹在疯长的高楼之间的天空很高，看着很清晰，空气干燥。一些小型的零售大篷车卖着咖啡和点心。我坐在一张长椅上，正对一栋亮闪闪且被升起的太阳晒得发烫的大楼，喝着一大杯乏味的咖啡，就着一块硕大的松饼，像是一块海绵，说甜不甜。慢慢

^① 法国普罗旺斯地区城镇。

地，快乐复现，腿上泛起一股轻盈感、想要重新起身的欲望、去街角看看的好奇心，转到背面，然后下一个街角……我起身，走着，城市苏醒，人们现身，晕眩也来了。我深陷于晕眩，直至精疲力竭。

我乘上巴士。那是一辆印有猎兔狗的“灰狗巴士^①”。我付了一百美元，从一个大洋取道前往另一个大洋。我们驶离纽约城。我买了些饼干和苹果。窝在座位里的我注视着复式高速公路，眼见环城大道上的人流相互交错、分离、重聚、纠缠而后相弃。这令我反胃，我便吃了一块饼干。

我的行李仅有一个军用小包。出发前，我给它覆上一层珍贵的布料，完全缝好。别人给我一件羽绒服，是一种褪了色的天空蓝。整个旅途期间，我把它缝缝补补，羽毛围着我飘荡，仿佛一片片云。

“您去哪儿？”别人问我。

“去阿拉斯加。”

“做什么呢？”

“我要捕鱼。”

“您捕过鱼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您认识什么人吗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① 美国一种长途商营巴士，往返于美国与加拿大之间。

“上帝保佑您！^①”

上帝保佑您。上帝保佑您。上帝保佑您……“谢谢，”我答道，“非常感谢。”我很高兴。我启程前往阿拉斯加捕鱼。

我们穿越沙漠。巴士已空落落。有两个座位归我，我可以伸展一半的身子，脸颊紧贴寒冷的玻璃窗。怀俄明州在大雪之下。内华达州也是。随着麦当劳及公路上歇脚处的节拍，我吃了些浸泡在淡咖啡里的饼干。我遁入羽绒服的云海。随后，再次入夜。我睡不着。公路两边的赌场十分耀眼，氖管灯闪烁不定，光鲜的牛仔挥舞着手枪……亮起，熄灭……在此之上，可见一弯纤细的月牙。我们经过拉斯维加斯。一棵树也没有，唯有碎石、寒冬浸染的灌木丛。很快，西边的天空亮堂起来。稍一催促，白日便至。我们身前的道路笔直，远处的群山笼罩在云雾之中，而在荒芜的高原之上，一条孤零零的铁路伸向天际，奔向清晨。或者说，茫茫无际。几头无精打采的母牛看着我们开过。它们也许觉得冷。我们来到一个服务点，停下吃午饭，听着镀铬的卡车轰隆作响。一面美国国旗迎风飘荡，抵着一个酒吧的巨型啤酒杯。

路上，我开始跛脚。上下巴士都一瘸一拐。“上帝保佑您。”别人对我说，带着更多的关切。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也跛脚。我们彼此注视，生出一种隐约的熟悉感。一个夜晚，在公路的某一歇脚处，一些流浪者聚集在我身旁。

“你是芝加哥人吗？你看着像个芝加哥人，你看着像我女儿。”

^① 原文为英语。以下用楷体表示。

其中一个说。

我们再度启程。我是一个脸颊红扑扑的芝加哥人，面色绯红，跛着脚，窝在羽绒服的云海里吃饼干，看着荒芜之地的夜色。要去阿拉斯加捕鱼的人。

我与西雅图的一个渔夫朋友重逢。他把我带到船上。数年来，他一直等着我。墙上有我的照片，船也以我为名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哭了。这个胖胖的男人朝我背过身去，在船铺上啜泣。外头已入夜，下着雨。也许我该离开，我想。

“也许我得走了……”我低语。

“就是这样，”他说，“现在就走。”

外面如此昏暗、寒冷。他还在哭泣，我也是。随后，他忧伤地说：

“也许我该勒死你……”

我有些害怕。我注视着他的一双大手，我看到他盯着我的脖子。

“但你不会那么干的吧？”我很小声地问道。

不会，他或许不会那么干……我缓慢地把包塞满。他对我说还是留下吧，这一夜还是留宿。

我们乘上渡船，他发红的双眼直勾勾地看着大海，一言不发，我注视海水，他的脸色令人费解，我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这张脸的轮廓。随后，我们走在马路上。他陪伴我至机场。他走在我身前，为赶上他，我走得气喘吁吁。他在哭。而我，在他身后落泪。

/ 大比目鱼之心 /

安克雷奇^①的天气晴好。我在车窗后等待。一个印第安人围着我转。我到达世界的末端。我害怕。我重新登上一架非常小的飞机。空姐给我们一杯咖啡、一块饼干，之后我们便陷入雾里，隐没在一片白色之中，不见一物，这便是你要的，我的女孩，你的世界尽头。岛屿于两片大雾之间显现——正是科迪亚克岛^②。一些深暗的森林，群山，随后是褐色、阴晦的大地，显露于融雪之下。我想哭。现在便该去捕鱼。

在小型机场的门厅，对着一头面露憎恶之情的大褐熊，我喝了一杯咖啡。一些人经过，肩头扛着包裹。宽阔的肩膀，引人注目的棕褐色面庞。他们似乎没有看见我。外面是白色的天空，灰色的山丘，到处都是海鸥，不断飞过，一边飞一边悲鸣。

我打电话。我说：“喂，我是西雅图渔夫的朋友。他告诉我您已收到消息，我可以在您那儿睡上几晚。随后，我会找一艘船上路。”

一个男人的嗓音，感觉是中立的——他说了一些词。“见鬼！”我听到一个女人应道。“欢迎，莉莉，”我想那男人说的是，“欢迎

① 美国阿拉斯加州中南部城市。

② 位于阿拉斯加湾的一座岛屿。

来科迪亚克。”“见鬼。”她则说。

一个瘦弱的小个子女人从一辆小型载重汽车里走出来，头发为黄色，十分细薄，面庞狭长，嘴唇薄而苍白，不露一丝笑容，眼睛似蓝色的瓷器。由她开车。她一句话也不说。我们行驶于一条非常狭窄的公路上，穿梭于两边幕布般的树木间，随后风景完全暴露。我们沿着大海开车，穿越细小的支流，水面已结冰，紧巴巴的。

你就睡那儿。他们指着客厅的一张长沙发对我说。

“哦！谢谢。”我说。

“我们为渔民制作渔网。一些地曳网^①。我们认识科迪亚克所有人。我们会为你找工作。”

“哦！谢谢。”

“坐下吧，就当在自己家，这儿是厕所，那儿是浴室，这儿是厨房。你饿的时候，从冰箱里弄点吃的。”

“哦！谢谢。”

他们很快忘了我。我坐在一个角落里。我刻着一段木头。随后我走出门，想给自己找个窝棚。可是天太冷了。大地呈褐色，雪迹斑斑。山体暴露，上头是开阔的灰色天空，如此之近。我返回时，他们正在吃饭。我坐在长沙发上，等着这一阵过去，等着夜里，等他们消失，或可放松，或可入睡。

他们把我放在城里。坐在一张长凳上，面朝港口，我吃着爆

① 一种巨大的渔网，用于圈住鱼群，在一艘小船的帮助下，包围一定水域，在岸边或船上曳行并收拢网具，迫使鱼类进入网囊，达到捕捞目的。

米花。我数着自己的钱，纸币和小硬币。我得赶紧找到活儿。一个男人在码头上喊我。白色天空之下，他英俊得像一尊古代雕像，灰色的海水衬出他的轮廓。他身上的刺青爬到头颈处，顶着深暗色的头盔，桀骜不逊的头发呈拳曲状。

“我是尼基弗洛斯，”他说，“你呢，你来自哪儿？”

“来自远方，”我回道，“我是来捕鱼的。”

他看着讶异。他祝我好运。

“没准儿，不久之后见？”穿过街道前，他冒出来一句。

我看着他走上对面的人行道，踩着光秃秃的水泥地，大跨三步，推开一栋简朴的四方形木质建筑的大门——上面写着“B and B”酒吧^①。在两扇镶玻璃的窗户之间，其中一扇已龟裂。

我起身，走下栈桥。一个胖胖的男人从一艘船的甲板上喊住了我：

“你在找什么吗？”

“找工作……”

“那就上船吧！”

我们在机械室喝了一杯啤酒。我不敢讲话。他很友善，教我打了三个结。

“现在你可以去捕鱼了……”他对我说，“但是找活儿干时，讲话尤其要镇定，要让你身边的那些男人想跟你打交道。”

他递给我又一杯啤酒，令我想起烟雾腾腾的酒吧。

① 意为提供啤酒及烈性酒的酒吧。

“我得走了。”我吐出一句。

“想来的时候就来，”他说，“如果你看到这船在码头，不要犹豫。”

我沿着船坞重新出发，一艘艘船问过去。

“你们船上不需要人吗？”

没人听我说，断断续续的话语随风飘逝。我得重复很久，直到有人回应：

“你捕过鱼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”我吞吞吐吐。

“你有证件吗？绿卡……捕鱼许可证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别人用奇怪的眼光打量我。

“去远处看看，你肯定能找到……”他们对我说，依然和善。

我没找到。我回到我的长沙发上睡觉，肚子因为爆米花而膨胀，几近炸裂。别人建议我做保姆的活儿——照看那些外出捕鱼人家的小孩。这是一种可怕的耻辱。我拒绝了，带着一种温柔的执拗，头低着，从左晃到右。我询问哪儿有渔棚。人们用一种含糊的语气搪塞我。看来，我得帮着让我留宿的人编织渔网。

然后，我终于找到了。同一天内，别人向我提供了两份水手职位：沿着海岸线，用地曳网捕鲱鱼；或是登上一艘延绳^①钓鱼船，在公海捕黑鳕鱼。我选择后者，因为听上去更美，延绳，这

① 一种捕鱼方式，须在—根干线上系结等距离的支线，利用浮沉装置，将钓具沉降至需要的水层。

得多么艰险，船员势必皆为饱经风霜的水手。招我进去的男人高大且瘦，朝我投来惊讶而又温柔的目光。当他瞧见我那花里胡哨的包，还有站在他跟前的我，他仅仅说了句：“有激情，很美啊。”说完，他的目光更为坚定。

“从现在开始，你得证明自己。我们有三周时间准备船只，把钓鱼线恢复原状，给延绳钓挂上诱饵。如今，你人生唯一的目标，便是为‘叛逆者’工作，夜以继日。”

我想要一艘船接收我，在起风的静默夜晚，我低语。我们已工作一段时日，在当地一处潮湿的场所，马口铁的大桶牵着延绳钩。我们修补钓鱼线，更换脱落的细短绳^①和歪斜的钓鱼钩。我学着铰接渔线。在我身旁，一个男人沉默地劳作着。他到得晚了，眼神空洞。船长大声训斥。他身上飘出啤酒味。他还嗜烟。他时不时地啐唾沫，啐在他跟前永远不干不净的杯子里。正对着我，则是向我微笑的耶稣。耶稣是墨西哥人。他矮小粗壮，脸庞浑圆，闪着金光，脸颊为杏黄色。一个小伙子从昏暗的小间里走出来，后头跟着一个十分年轻、胖乎乎的姑娘。她是印第安人。走过我们面前时，小伙子低着头，神情困惑。

“瞧，史蒂夫昨天晚上可走运了……”船长讪笑。

“如果你把这叫走运。”我旁边那位答道。随后，他同我讲，双眼依旧盯着他的铁桶，眼皮都不眨一下：“谢谢你的雕像。”

我看着他，没有听懂。他的脸色阴沉，漆黑的眼睛却似乎

① 连接钓鱼钩和绳索底座的尼龙绳。

在笑。

“我想说这是一座美丽的雕像……自由女神像。你们法国人给我们带礼物，太棒了，不是吗？”

电波里传出一些乡村歌曲。某人做着咖啡，用衣服的下摆马虎地擦拭杯子，倒入咖啡让人喝。

“得想想用油桶装点水来。”约翰说，他是一个苍白的高大金发男子。

“我的名字叫沃尔夫，跟狼一样^①。”我身旁那位轻声说着。

他还跟我说，他已打鱼十五年，沉船三次，总有一天会有他自己的船，甚至也许就在这个渔季末，等着瞧吧，如果收成好，如果不是把整座城市染成红色。我不太明白。

“城市？染红？”

他大笑，耶苏和他一起笑。

“意思就是喝醉。”

我也很想那么干，染红整座城市，他懂的。他答应带我去，等我们捕鱼回来以后。随后，他给了我一团烟草。

“拿着，你得那么塞……抵着你的牙龈。”

我很高兴，不敢吐出来，于是吞咽下去。这使我的胃灼烧。不付出便一无所获，我想着。

入夜，耶苏领我走走。“我害怕大海，”他说，“但是我得出去打鱼，因为我的妻子快生产了。我们在罐头食品厂挣不了多少钱。

① 英语里“沃尔夫”即为狼。

我真的想离开活动住房，现在那儿住着不少人。买一栋公寓，只有我俩住，还有宝宝。”

“我的话，我不怕死在海上。”我回道。

“闭嘴，不可以这么说，永远都不要讲这种话。”

大概我吓到他了。

高高瘦瘦的男人叫亚。他让我上他家，那是一栋城市末端的房子，隐没在昏暗的林子里。别人做着鬼脸。他们觉得船长今晚走运。他的妻子已不住在这儿，受够了阿拉斯加，和孩子们生活在阳光明媚的俄克拉荷马州。打完鱼，他与他们会合，房子则卖掉。现在已经空落落：只剩下些水手住在僻静的房间里，一张红色扶手椅摆在电视机前——他的扶手椅，一个炉灶，一个冰箱，他从中取出硕大的牛排。

“吃吧，瞧你这小身板！你再也尝不到……”

我留下四分之三的肉。他把我领到性能良好的冰箱那儿，我发现好多冰激凌。我躺在地板上，望着窗户。这是阿拉斯加之夜，室内的我想着，伴随着风，伴随着树上的鸟儿，真希望这一切延续，希望移民局永远不要找上我。

每天晚上，船长都会租来一部电影，我们边吃边看，他吃他的牛排，我吃我的冷饮。他端坐于美丽的红色扶手椅上，我坐在床垫上，周围都是靠垫。亚讲述着。他讲到喘不上气来，为叙述所裹挟，他的脸庞颤抖，一张长长的脸，有种受骗的青少年般的忧伤，想起一幅图景或一个举动时，脸上会生动起来，闪现光彩。